

大树离楼房太近 挡光还危及地基

14棵广玉兰搬出小区去“新家”

大调研 汇民智 破难题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本报讯 (记者 杨洁) 修补路基, 回填泥土, 补种麦冬……这两天, 松江区石湖荡镇东栅小区内, 14棵广玉兰迁移别处后, 修复还绿工程已完成。窗边不再被茂密枝叶遮挡光线, 墙角也不会再因粗壮树根而开裂隆起, 居民们感叹: “眼前敞亮了, 心也定了!”

迁移居民区里的树木, 要符合什么条件, 经历哪些流程? 起初, 很多人并不清楚。一次人大代表进社区调研, 推动各方部门跨前一步, 最终解决了困扰老百姓多年的烦恼。

14棵树成安全隐患

东栅小区, 建于2003年左右, 约20年房龄。紧挨墙边的14棵广玉兰树, 起初是美丽的绿植景观, 多年后却渐渐成了麻烦——大树离居民楼太近了, 因根系过深、生长过快, 不仅遮挡采光, 还导致外墙近地面开裂, 影响房屋安全。

居民庄海芳2005年搬进小区,

家住顶楼4楼。她说: “刚搬来时, 树苗还没有拳头粗呢, 后来长得比房顶还高了。”家住1楼的陆根珍是9号楼楼组长, 她也常接到邻居反映问题: “侧面卫生间常年见不到光, 地砖也给拱裂了。”

去年11月14日, 石湖荡镇人大代表黄颖、王连青、柴贞燕、陈卫凤开展人大代表进社区活动, 在实地调研走访中, 听取大家的诉求。“我们现场查勘后, 发现确实存在安全隐患。为了保障居民居住环境安全, 我们当场就考虑, 是否可以移栽这些树木。”黄颖告诉记者, 那次调研现场, 他们当场就联系了街镇相关职能部门, 事后也形成了书面意见反馈给人, 希望督促解决这一难题。

于是, 在代表们的关心推动下, 14棵广玉兰的“搬家”之旅开启了。

九成居民同意“搬家”

人大代表调研后没几天, 石湖荡镇城建中心工作人员卫寒宏、镇绿化公司副总经理郁亚云, 就一同到东栅小区实地查看。

“居民区移树相比平常的移树, 要复杂得多。”郁亚云坦言, 这些广玉兰高七八米, 离墙近, 而小区内的电线、自来水管、煤气管比较复杂。果不其然, 后来他们挖出根系后, 繁复的树根已深深包裹管线。“广玉兰移植存活率比较低, 要保证树木100%的存活率, 移树难度很高。”

绿化公司拟定移植方案, 明确迁移地点、品种、数量以及施工方法等细节后, 2022年11月22日, 小区所属的古松居委会召开了居民代表会、楼栋居民意见征询会, 挨家挨户

完成了小区内公寓楼全部174户居民的意见征询。移植方案都打印出来, 请同意的居民签字确认。

“一些不住在这里的业主, 我们工作人员也都打电话去询问意见了。”古松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柴巧华说, 结果显示, 同意移栽的人数约九成, 远超三分之二的规定比例。

工作流程清晰明确

正当移树工作稳步推进时, 最新的《上海市居住区绿化调整实施办法》发布了, 今年3月1日起施行。《实施办法》要求, 树木能通过修剪的, 不采取抽稀的措施; 能通过抽稀的, 不采取迁移的措施; 能通过迁移的, 不采取砍伐的措施。

“看到这个《实施办法》, 我们马上与松江区绿化市容局沟通, 请区园

林中心现场查看。”卫寒宏告诉记者, 园林中心专业人员到小区后, 考虑到房屋安全原因, 还是给出了树木迁移的意见。“《实施办法》提到, 树木严重影响业主或房屋使用者采光、通风的, 树木严重影响房屋安全或其他设施安全的, 可以提出树木迁移的申请。”考虑到移栽株的存活率, 今年3月中旬, 移植许可文书下发。随后, 居委会配合绿化公司, 分2天完成了苗木移栽。

拟定移植方案、意见征询、公示结果、提出行政许可申请、配合园林中心现场查看、递交电子材料、移植文书下发、启动移植……卫寒宏整理出一套《石湖荡镇居住区树木移植工作流程》, 他说, “以后居民有类似的诉求, 就可复制推广了。”

14棵广玉兰的“搬家”之旅, 始于社区调研, 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这些树木已经在不远处的森茂基地里安了新家。期待明年春光明媚时仍有一树繁花。

本报记者 李若楠 董怡虹 孔明哲 黄于悦 张剑

“家有古树, 如有一宝”

三户上海人家守护三棵古树的故事

“庭有枇杷树, 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 今已亭亭如盖矣。”《项脊轩志》的结尾, 明代文人归有光寥寥几笔, 将对家人的怀念寄情于枇杷树, 穿越时光成为传世名句。

一棵树对一户人家来说, 意味着什么? 三棵上海人家院子里的古树名木, 诠释了“树和家的关系”, 是“老百姓对树的告白”……



扫二维码看古树

“撬了大理石, 铺上透气砖”

凌国安第一次和这株古树见面, 是在2000年。

刚买下顺天村的房子, 他开始规划起院子的格局, 打定主意必须以这里的“原住民”为重——一棵1986年认证的二级保护树木广玉兰。

“这棵树至少100岁, 上海解放前它就种在这里, 我搬来时市政府认证的牌子就插在树前。”凌国安回忆, 没多久居委、绿化部门敲开他家大门, 拜托夫妇俩照顾好它。

依照《上海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 对古树保护有属地责任, 凌国安在院子里种上翠竹, 栽上牡丹, 还搭了葡萄架, 广玉兰位于其中的“C位”, 享受着夫妇俩无微不至的照顾。

比如二楼的生活用水原本会通过排水沟流向树根, 他赶紧和物业商量, 亲自动手设计污水管, 免古树“后顾之忧”。

又比如, 随着树龄增长, 树根日渐拱起, 周围大理石地面变得“坑坑洼洼”, 为了广玉兰“自由生长”, 凌国安二话不说

撬了大理石, 由绿化管理部门出资, 重新铺设透气砖。

“2020年夏天一场暴雨差点把广玉兰吹倒!”凌国安回忆起这“生死时刻”, “发现后我马上通知绿化保护部门, 他们拿出方案, 大家在居委会反复开会研究, 最终用三根铁杆撑起主干, 古树稳了, 我才放心。”

邻居家院子里支起两根铁杆, 加上自家院子一根, 广玉兰得到了最稳固的支撑。

家有古树, 如有一宝。如今已74岁的凌国安形容广玉兰就是自己的家人: “我喜欢大自然的感觉, 在市中心的院子里有这样一棵古树, 多不容易, 一定要珍惜。”

“为了这棵树, 宁愿不要房”

或许很多人想不到, “江南第一梅”竟长在奉贤南桥一户普通人家中。如今这棵古蜡梅每年依旧迎春盛放, 离不开这个家庭几代人的细心守护。

“这棵蜡梅是我老祖宗曹宗鼎种下的, 清朝他考取了举人, 便种下了这棵蜡梅。”年近七旬的曹国杰是曹氏后人, 从小便看着父亲曹志高每天清晨必至庭院悉心护理这棵蜡梅, “这是棵素心蜡梅, 最好的品种, 花瓣大, 花心都纯黄色的, 清香中带着甜香, 小时候我们想摘一朵, 爸爸都不让。”

上世纪80年代, 一个偶然的机, 这

棵藏在曹家庭院里的蜡梅被发现, 并认定为古树, 列入“上海市古树名木之最”。挂上“古树名木”的牌子, 从此, 曹家人对古树更多了一份责任感。

1996年, 奉贤南桥开始旧城改造, 这株古梅被划入动迁范围之内。“担心移栽不安全, 我爸爸妈妈给当时的奉贤县写信, 呼吁保护这棵古树, ‘为了让这棵树留在原位, 宁愿不要房子’。”曹国杰说, 经过多方努力, 最终实现了古梅的原址保护。老树不用搬家了, 曹家也选了与蜡梅为邻的住房, 便于继续照料: “透过窗子就能看到老树, 心里

很踏实。”

2008年, 父亲临终前将古梅托付给子女, 嘱咐一定要悉心呵护。为此, 曹家的儿女们也将家搬到古梅旁, 还常和绿化专家商量养护方案。

现在, 每到蜡梅盛放之际, 市民和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曹家也始终打开庭院大门。“有时我要出门, 怕有人扑空, 我姐姐特地把手机号码贴在门上, 方便联系。”曹国杰说, 他们愿意把“江南第一梅”的美和香分享给更多的人。

曹国杰翻出一本厚厚的相册, 里面记录着这个家庭和古梅的变化: 老人逐渐年迈, 小孩长高长大, 只有照片里的古梅一如既往, 开着金黄、闪亮的花。

“有人想收树, 我坚决不卖”

3岁那年, 张丽芳和自家院子里的香樟初识, 没想到这段缘分绵延至今, 牙牙学语的娃儿变成了耄耋之年的老人, 不及人高的树苗长成了郁郁葱葱的大树。

“我是从安徽乡下被父母送来上海郊区, 由奶奶一手带大的, 也是她在那时种下了这棵香樟。”提到院子里的“老朋友”, 张丽芳有说不完的故事——喜爱花草的奶奶, 村里生机勃勃的美景, 还有一双儿女伴随香樟一路成长的岁月……93岁的奶奶离世后, 张丽芳决定遵

循长辈的遗愿, “好好守着这棵树”。曾作为村医的她觉得, 香樟树不光闻起来沁人心脾, 还有药用价值: “用泡过树皮的水涂身体, 对治疗皮肤病大有帮助。”

十几年前, 有逐利者垂涎这棵香樟, 专门游走在乡间的收树人曾三番五次找到她, 想出大价钱买下这棵树。

“我实在忍不住就和他们吵起来了, 想我把树卖了? 那是不可能的!”张丽芳坦言, 对于香樟的爱, 她们家“一代更胜一代”, “儿子隔三差五来关心这棵树,

我翻新房子时, 他特意来现场监工, 就怕破坏了这棵树。”

2018年左右, 镇里绿化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排查古树时, 发现了她家院子里的“宝贝”。如今, 在浦东新区绿化管理事务中心的帮助下, 香樟树周围铺上了一排透气砖, 原本有些弯曲的树干也有了新修围墙的支撑。

据上海市古树管理部门统计, 截至目前, 上海市有古树名木1659株, 古树后续资源(树龄在80年以上100年以下的树木)1159株。其中, 生长在居民区的古树约300株。



广玉兰

地址: 黄浦区成都北路顺天村
树龄: 100年
树高: 12米
冠幅: 7米

凌国安和100岁广玉兰



蜡梅

地址: 奉贤区南桥镇新建中路540弄
树龄: 130年
树高: 4.9米
冠幅: 6米

130岁的蜡梅一直长在曹家院子里



香樟

地址: 浦东新区合庆镇直属村
树龄: 80年
树高: 17.5米
冠幅: 13米

80岁的香樟陪伴张丽芳从小到大大
本报记者 张剑 摄